

特科英雄旷继勋

吴道富

今年4月14日,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在上海市静安区隆重开馆。中央特科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应对白色恐怖而成立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见此消息,我深深追思一位从四川来上海特科执行重要任务的英雄旷继勋。

旷继勋,1897年生于贵州思南县一户既务农又做游方郎中的家庭,自幼天资聪颖,机灵,勤奋好学,身手出众。因目睹舅父无辜被杀,而愤然从军,在川军赖心辉部当兵,凭文武兼备、机勇双全之本领,从下等兵升至旅长。其间,旷继勋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底,经中共临时省党部特派员秦青川介绍,旷继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旧式军队进行纪律严明、决不扰民的改造,还在军中建立了党支部。1929年6月,旷继勋率混成旅4000余名官兵在四川蓬溪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猎猎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巴蜀大地!

中共四川省委派旷继勋到苏联学习,他胸怀大志乘船自长江而下至上海。周恩来与他紧紧握手说:蓬溪起义,北平、上海、广州的报纸都有报道,虽然失败了,但非常了不起,在四川乃至全国播下了革命种子!关

于去苏学习之事,周恩来征询旷继勋的意见,同时告知国内正需要有这样指挥能力的同志,希望他暂留中央军委工作。旷继勋当即表态:我听中央的,服从组织安排。

上海风云突变,中央机关出了叛徒,彭湃等四位同志被捕,血溅浦江。为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必须除奸。经排查,叛徒名为白鑫,黄埔四期学生,秘密加入共产党,但意志不坚,在行动中见接头的同志遭特务枪杀,乃丧胆投敌,致使彭湃诸同志遇害。白鑫变节后自知罪孽深重,惶惶不可终日,恳求国民党方送他去意大利藏身。此时的白鑫已惊怕出病来,发热咳血,在便衣特务的保护下,去了霞飞路上的一家私家公馆,并请来名医诊治。谁也想不到,医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出诊回到医院急电陈赓,陈赓嘱其稳住白,不要让白看出任何破绽。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决定把除奸任务交给陈赓、旷继勋,说:红军将领中能打双枪的,继勋同志是一个。陈赓、旷继勋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狡兔恐极,白鑫不出窝数日,在等时机。陈赓、旷继勋据情决定,行动要在白离开的那一刻。是日午夜,这家公馆后门打开,先出来一人望风,然后白鑫在多人护卫下迅步直奔弄口汽车。早已埋伏于此

的陈赓、旷继勋等行动队员立即围上,轻喝一声:“不许动!”白目瞪口呆,一保镖未及拔枪即被击毙,白拼命奔向汽车,旷继勋神弹飞驰,白应声倒地,一枪除凶。枪战中,白的两名护卫和一名外籍巡警开枪拦截,亦当场被灭。除奸成功,中央特科受到周恩来嘉奖。接着,周恩来又交给“旷能打”一项任务,让特科配合。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与蒋介石勾结,派出大批爪牙搜集中共情报,我党许多同志遭毒手。为警告黄金荣,旷继勋开始出没在天花酒地的场所,摸底。当黄金荣搂着“花瓶”出现时,藏身天花板上的旷继勋双枪齐发,一枪破黄的耳朵,一枪灭房内电灯。过后黄急忙投书中共地下党人,称今后各走各路,井水不犯河水。周恩来觉得旷继勋真是干特工的英才,然经通盘考虑,还是决定让他去发展红军队伍。旷继勋历任红六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军长,战功赫赫!因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和军阀作风进行坚决斗争,而受张的迫害,被秘密处死。

而今,在四川蓬溪牛角沟——旷继勋举行武装起义的遗址,由当地政府和蓬溪县红色文化传播公司合力打造的集党性教育、红色体验、研学旅行、生态观光、康养休闲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大美田园综合体已初步建成,“红军第一村”里,有旷继勋纪念馆、红军指挥部原址、广场纪念碑、新长征路、书院、博物馆……天天迎来参观、瞻仰、游览的各地人民和青少年学生,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英雄旷继勋,我们永远怀念您!

周处与陆云

马文辉



最近,有部热映电影《周处除三害》,讲述了通缉犯陈桂林生命将尽,却发现自己在通缉榜上只排名第三,他决心查出前两名通缉犯的下落,并将他们一一除掉,并以此扬名立万。电影通过引用历史典故“周处除三害”来构建故事情节,原文本来源于《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晋代义兴郡(今江苏宜兴)有个青年周处,身材魁梧、武力高强,但他蛮不讲理,横行乡里,被当地人深恶痛绝,与水中的蛟龙、山中的猛虎一起并称为“三横”。

后来,乡里有个老者用激将法,让周处去斩杀危害乡里的猛虎和孽蛟,想以害除害,除尽“三横”。周处打死老虎后又去江中杀蛟,过了3天3夜,周处还没回来。乡人以为“三横”已除,拍手称快。这时,

周处杀死蛟回到家中。他看到大家这般喜庆很是不解,老者便告诉他,第三“横”就是你周处自己!听了老者的话,周处幡然醒悟,没想到自己会被乡亲们这样痛恨,决定重新做人。于是,他到华亭昆冈(今松江小昆山),寻找名重当时的陆机、陆云兄弟,向他俩学习做人的道理。

陆机、陆云史称“二陆”,为西晋文学家,家住小昆山下。“二陆”出生于华亭的名门望族,系钟鸣鼎食的簪缨世家。祖父陆逊因战功封“华亭侯”,被授予大都督、丞相。父亲陆抗拜奋威大将军、大司马,文武兼备,勤于职守,后死在大司马任上。陆机、陆云在小昆山间筑读书台,隐居山林读书十年,“皆有文字,时人比之昆岗玉片”。(陆蓉《菽园杂记》)陆机还写下

了千古不朽的《平复帖》与《文赋》。

当周处风尘仆仆寻到昆冈时,陆机恰巧不在家,便由陆云接待了他。周处把自己被乡里厌恶的情况一一告诉了陆云,并说:“我真的痛恨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真的想彻底地改变自己,只是现在年龄已大,虚度了那么多的光阴,我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希望。”

陆云听了周处的话,诚恳地对他说:“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道理。你想改邪归正就好。你现在年轻,今后仍然是大有希望的。一个人就怕他他不肯立志,只要你立下大志,痛改前非,凭你的本事,还愁你的美名不能远播吗?”

在陆云的谆谆教导下,周处这个昔日的浪子不断地改过自新,终成大器。他担任御史中丞时,不避权贵。后来在抵御氏族人齐万年的叛乱中,辞母出征,力战而死。

周处自新的故事曾被改编为戏剧《周处除三害》,广为流传。现被电影引用,以此诠释人性的善与恶,欲望的贪嗔痴,发人思考。

一瓶温热的水

潘安农

这是洛阳的一家酒店。高铁到站,酒店小哥已经举着牌子在接站。坐上车,一人一个袋子,是小食和水果,小哥用夹子为每人夹上温热的毛巾,脸一擦,长途旅程的倦乏为之一消。

到了大堂,小哥说,行李您不用管了,喝杯热茶吧。于是,热茶热毛巾双双递上,又递上一个平板:您点点儿吃的!一看,从面条水饺小食到水果牛奶饮料,不限量,全免费。我们刚在客房坐定,行李就推了进来。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美食: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面,温热的牛奶,现切的水果,还有刚刚出炉的如饴似蜜的烘山芋……

我们一行在这个酒店住了三天,让我们感动了一次又一次。

酒店规定每天一人可以免费洗两件衣服,可母亲换下四件,问服务员,她却没有丝毫拒绝:“没事,没事!”满脸真诚的微笑,弄得我们倒不好意思了。

旅途劳累的我们想自己泡个脚,服务

员马上推车上门;套好塑料袋,放好泡脚药包的两个大木桶,还有灌满开水的热水瓶。

早餐制作台上我点了煎饼果子,需现做。我说,待会儿来取。我取其他餐食,在偌大的餐厅转了一阵找个角落坐下,打理餐桌的服务员就给我递上了煎饼果子。我只跟制作师傅说了啊,应该是他们内部“流转”了,而打理的服务员在我转的过程中一直关注着我,我坐下,煎饼果子就到了。

客房冰箱出了小毛病,打电话,师傅立即来修。本以为事就这么了了,没想到他们像是出了什么大事似的,第二天领班来道歉,并送上小礼物。我们离开酒店时,他们再次道歉,又递上早就准备好的精美礼品。这会儿,我们受宠若惊了。

许是累的外甥女有点发烧。问前台哪儿有药房,想去买点药。可真的没想到的是,我们进房间没多长时间,服务员将药送上了门,有退烧的,有消炎的,还有几粒可爱的胖大海。靠着这些药,次日外甥女登上了老君山。

从老君山回到酒店已是晚上11时,属夜深人静了。进房间,水果已经放在桌上,旁边还有一张心形手写小卡片:“如您回来需其他小食品,请您致电66。”我们在感动中享用了水果,对于更深半夜是否再

打66我们是有争议的,最终还是扛不住饿打了电话。当氤氲着热气的面点还有我们念念不忘烫口暖心的烘山芋在客房里摆开时,我们热的不仅是口和胃,还有眼!

如是小卡片,我们共收到三张,我带回来,珍藏了。内容除了欢迎入住之外,一张写道:“清理房间时,发现您带有药,就送了保健合(盒),并送行李代(袋)、皂液、密封袋(袋)、化妆包、眼镜布,方便使用。”另一张写道:“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您有洗的衣物,送您了晾衣架、洗衣液、密封袋(可用来收纳湿衣物等)……”三张均是服务员所写,字迹不算工整,甚至有错别字,但这一张张卡片,我看到了他们的用心,看到了他们的真诚,甚至真心将旅客当上帝的谦卑……这用心、真诚和谦卑让世界很温暖,值得我学习!

要离开酒店了,我们诚挚地就三日来感受的温暖表示感谢,而他们双手为我们递上从暖箱内取出的矿泉水——气温很低,但我的心温暖如春。

说东道西

(9)如果一个不懂这门语言的人来说,他一遇到这两种情况时,要想正确地读出来,不就“两眼黑黢黑”了?——元昊的澄言澄语《音标和拼音》

“黑黢黑”的“黢”,《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均注明其意义为“黑”。其读音,普通话念qū,松江话为入声字,读音同“赤、测、出”等。因“黢”字笔画多比较难写,且口音不明显比较难读,故更多的时候,人们习惯将“黢”字写成“赤”“测”等。例如:

(10)墨赤大暗——黑暗之极,伸手不见五指。——《松江方言志·俗成语》

(11)黑漆大头鬼)把件湿布衫敞开,露出那墨测黑的胸膛……(小说新注本:“墨测黑:松江方言,很黑、没有亮光的意思。”——《何典》第九回)

(12)看来看去台上只有一只缺口破碗……看到碗底里黄渣渣,黑赤赤,哪哼好倒茶吃呢?——弹词《晴雯》第四回

陈醇曾为巴金制作“随身听”

马信芳



陈醇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代播音员,退休前被评为行内最高职称——播音指导。陈醇是搞语言艺术的,巴金是当代文学大师,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位分属两个门类的人结缘?

目前的一个下午,我叩响了陈醇家的大门。

说起原因,热情而豪爽的陈醇对大师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是巴老的作品,巴老的为人,特别是他对人的真诚,使我们接近了。我们可以说是两代人,但他和我们丝毫没有距离。我不仅是他的读者,更是他的朋友。”

陈醇的回忆拉回到1956年10月14日,上海虹口公园。

中国文学界一次重大的活动在这里举行。鲁迅先生的灵柩,这天要从万国公墓迁移到虹口公园落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进行直播。

陈醇,作为这次现场实况的播音员,一清早就和编辑、技术人员来到新落成的鲁迅墓前做好准备。陈醇同往常一样,细细读着稿子,感受气氛,积聚情感。

8时40分,迁葬仪式开始。乐队奏起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伴随着庄重、哀婉的节奏,陈醇控制着激动的情绪开始播音:“……现在,灵柩由宋庆龄、茅盾、许广平等扶到堆满了鲜花的墓台上,慢慢地降入墓穴……”

接着,上海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筹委会主任巴金,以及茅盾、许广平分别作演讲。在墓地左側葡萄架下的陈醇看着近在咫尺的巴金他们,分外激动,但他没有忘记每一个细节的描述。实况通过电波传送到上海听众的家中。仪式结束,巴金一行来到电台转播人员中间,向同志们表示感谢。陈醇握着巴金的手,问候致意。

陈醇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951年开始电台的播音工作。解放初期,由于工作的关系,虽时常与巴金相见,却擦肩而过。这次直播一下子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从此,陈醇与巴金的联系密切起来,有时为了文学作品上的播音问题,除电话联系外,还上门请教。

1988年,老作家徐开余写的《巴金传》在《小说界》连载。陈醇如获至宝,准备在电台“小说连播”节目中播讲。陈醇将有些细节做了点改动,来到李家听取意见,并当

堂“试播”,巴金一家人成了第一批听众。

这一年,19集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开拍。导演李莉打算每一集的开头请巴金讲一句话作为引子,巴金谦虚地说自己讲不好而推却了,并推荐了陈醇。这样这个任务落到了陈醇身上。虽然每集一段,加上结尾,总共二十段话,其中最短的一段仅有八个字,陈醇不敢贸然造次,遂向巴老求救。巴金说:“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多了”。在了解了作品的背景后,陈醇决定采用“力求朴实,字字清晰,富有韵味”的“深沉之声”,来“用声传情”。结果获得了演艺界一致好评。

陈醇的播音确有他的独特风格,长白山音像出版社要出一套全国著名播音员的播音与朗诵艺术作品带。中央电视台的齐越、夏青、虹云、雅坤等榜上有名。上海地区选中了陈醇,并希望他诵读有上海特色的作品。陈醇马上想到了要选巴金作品。他看中了巴金的散文《愿化泥土》。

当这盘朗诵带正式出版送到巴金手上时,巴金当即放声,高兴地说:“读得好。”得到当代文豪的首肯,陈醇的心情自然不一般了,他感慨地说:“除了幸福,更有一种满足。”

因为这一盘磁带,激起了陈醇为巴金制作录音带的念头。1978年8月,巴金难以忘却与他相濡以沫生活了30多年的爱妻萧珊,终于提笔写他因悲伤过度而没写成的怀念文章。他花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写成了那篇《怀念萧珊》。陈醇读完这篇文章,眼前模糊了。他了解巴金的心情,也明白老人的意思。于是他请朋友帮忙录制了由他朗读这篇文章的磁带。当他送给巴金后,想不到它竟成了他的“随身听”。看到巴金喜爱,陈醇又先后制作了他朗读巴金其他作品的“音像制品”。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称其为“百听不厌”。

我不解地问,这么用心的作品为什么不公开发表?陈醇说:“我录制这些作品的目的,主要是巴老喜欢,眼睛不济时便于欣赏。”

1979年,巴金的小说《家》重印。巴金没有忘记把签名本留给陈醇。使陈醇特别感到幸福的是,以后又不断得到他的签名赠书。陈醇没有什么可报答的,只有在各种场合介绍巴金的作品,除了上海,他还应邀去兄弟电台制作专题节目。巴金知道后感慨地说:“谢谢你。我是读者养活的。”陈醇被北京广播学院和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聘为兼职教授,在高等学府的讲台上,他讲解巴金的作品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常常说,我为巴老只做了作为一个晚辈应该做的事,而巴老却给了我很多很多,够我用一辈子的。



朝花夕拾

戴望舒的《雨巷》,很早就读过,印象深刻: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诗句优美,画面感强,留给人的回味,也像小巷一样悠长悠长。只是《雨巷》背后的故事,却并不圆满:1927年,戴望舒来松江暂住好友施蛰存家,一见钟情爱上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这位性格开朗长相甜美的诗人,勉强同意订婚也只是暂时缓兵之计,待诗人法国留学归来,她已心有所属嫁为人妇。一厢情愿的痴情诗人,未能收获美满爱情,只留下传诵一时的名作《雨巷》。诗人笔下那悠长寂寥的雨巷、雨巷中那位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从此在文学长廊中散发幽幽清香,给人唯美的享受与无尽想象。

日前拜读《我心中的最美巷弄》一文,作者日月光先生说:“松江条条小巷那种江南小镇特有的韵味,都像雨巷一样美。可哪一条是当年的雨巷,是不是还存在,无从查考。”雨巷在哪,众说不一,笔者所见较为集中的意见,一说在杭州,因为那是戴望舒的出生地,诗人故乡;另一说自然就是松江,诗人遇见了丁香姑娘的地方,据说就在松江二中对面那条云间路。以前住方塔公园南面的松汇路时,我们带孩子游园常东进西出,从方塔园西面边门出来,就是云间路,这条闹中取静的狭窄土路(云间路一头是人来人往的中山路,另一头则是车水马龙的松汇路),真是当年诗人戴望舒初见丁香姑娘的地方?不久前,又听闻另一说法。那天,与

走过岁月的雨巷

蒋近朱

两位三十多年前的学生漫步仓城老街。他,旅居海外数年未归,对家乡故土一往情深;她,主管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开发建设多年,一路导游介绍如数家珍。从大仓桥下来,她带我们拐进秀南街,说接下来要开发这里。他突然激动地冒出一句:“这就是雨巷,戴望舒笔下的雨巷,就在这儿!”我心存疑惑:“雨巷不是在二中对面的云间路吗?”而他却说:“当年施蛰存家就住这儿,那位丁香姑娘,是我太太的外婆!”这么巧?之前听他说起过到外地求学遇见现在的太太,从相识到相知相爱,后又双双赴海外发展定居的经历,没想到,他的另一半,竟是“丁香姑娘”之外孙女!

写作此文时,再次向我学生核实,他发来求证于施家后人的回复:“先住松江城内府南404号,1915年搬入县府路20号,位于今松江二中西南面,驻松部队营地中西部,西司弄前。”这个位置,大致就在云间路那里,1915年施家已搬来此地,戴望舒1927年来松,诗中雨巷,大概率应该在云间路。

在松江,现在还有另一处刻意为游客打造的“雨巷”。那天我们仓城老街怀旧三人行,至杜氏雕花楼东狭长夹弄,只见一面白墙上排列着一长串赭红色条形木片,每一木片上有一句诗,连起来正好是整首《雨巷》。此时此地,思绪悠悠:岁月,不也是一条条悠长的雨巷?在岁月的雨巷,多少人巷口走散,如痴情诗人与丁香姑娘;多少人巷中结缘携手同行,如我身边这位帅哥与丁香姑娘的外孙女;又有多少人走着走着隐入人流,不定何时又惊喜相遇重续前缘,如我和我的学生朋友。

生活茶座

盛庆庆书



松江闲话

形容漆黑或很暗,松江话常说“黑黢黑”“黑黢黢”“墨黢黑”,加强语气时则说“墨黢里个黑”。例如:

(1)守卫南鹞的海军战士,虽然长期被海风吹,被太阳晒,皮肤黢黑,但是大家的一颗心却永远鲜红,永远忠诚!

(2)最近我常庄头晕,晕格辰光眼睛门前黑黢黢一片,全身无力,还出虚汗,医生讲格种状况,蛮很可能是低血压。

(3)小区有户居民,房间堆满垃圾,墙壁墨黢黑,臭气熏天,周围邻居意见蛮大,最近环卫部门依法上门,对格些垃圾进行了处理。文学作品里,形容词“黑黢”“黑黢黢”

黢黑

盛济民

“墨黢黑”等也时有所见。例如:

(4)黢黑篱笆捞“恶心素鸡”——2004年12月3日《哈尔滨日报》

(5)全身雪白,肚里黢黑,不偷东西却是个贼(打一动物)——谜底:乌贼

(6)黑黢黢的千年荒滩上,油橄榄成林——2013年8月29日《凉山城市新报》

(7)皮肤那样白净,两道浓密的眉毛黑黢黢的。——徐怀中《西线无战事》(五)

(8)虽然还有几部轻型坦克搭载装甲车,但要么匍及于坦克空降兵,要么界德军打得全军覆没,整个战场一片墨黢黑。——吴语学堂《战争游戏教会我》